



我在等着你回来

中 学◎著



我在等着你回来

中 学◎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在等着你回来 / 中学著. —北京：地震出版社，2013. 7

(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

ISBN 978-7-5028-4302-1

I. ①我… II. ①中… III. ①儿童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1228 号

地震版 XM3015

我在等着你回来

中 学 著

责任编辑：范静泊

责任校对：孔景宽 凌 樱

出版发行：地 震 出 版 社

北京民族学院南路 9 号	邮编：100081
发行部：68423031 68467993	传真：88421706
门市部：68467991	传真：68467991
总编室：68462709 68721982	传真：68455221
E-mail：seis@mailbox.rol.cn.net	
http://www.dzpress.com.cn	

经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印) 次：2013 年 7 月第一版 2013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10 × 1000 1/16

字数：223 千字

印张：15

书号：ISBN 978-7-5028-4302-1/I (4990)

定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收 麦	(1)
午夜电话	(3)
父与子	(6)
卖楼老人	(9)
二姐的手表	(11)
盼 信	(13)
洗 澡	(15)
打工归来	(18)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20)
风 筝	(22)
信	(25)
我在等着你回来	(28)
那张课桌	(31)
女孩的发型	(34)
圣诞礼物	(36)
香甜的玉米	(38)
城里妹子乡下娃	(40)
女儿买包	(43)
我们的爱情	(45)
补 习	(49)
1960 年的肉包子	(51)
老同学	(54)

畅销书不打折	(57)
很爱很爱你	(60)
一滴泪	(63)
电子时代	(66)
确 谛	(69)
生死诺言	(72)
丧 失	(76)
· 阿贵是条狗	(79)
死不瞑目	(82)
心 境	(85)
马雪丽之死	(87)
并非两个故事	(90)
市长家里被盗了	(92)
诱 惑	(95)
三个会计	(98)
开门的学问	(101)
反穿线裤	(103)
帝王照	(106)
莫碰荨麻叶	(108)
非常游戏	(112)
押 运	(114)
电话情结	(116)
高招儿	(119)
卖 书	(121)
妙用通缉令	(122)
彩铃声声	(124)
餐桌上的爆炸	(126)
请保姆	(128)

马县长和牛县长	(130)
包袱	(133)
咪咪是只猴儿	(136)
邻居	(139)
过河钱	(141)
宝地	(144)
将军泪	(147)
曙色	(149)
信任无价	(151)
谁让你不磕头了	(153)
狗剩儿	(156)
无题	(158)
老哥儿俩	(160)
瘸七爷放羊	(163)
瘸七爷扎彩	(166)
伤害	(169)
接电话	(173)
帮忙	(175)
并非水患	(177)
车票	(179)
县长扶贫	(181)
写对联	(184)
老八	(186)
虚惊一场	(188)
新房客	(190)
砸回来的工钱	(192)
隐患	(195)
朋友	(197)

冰心
bing xin \ 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

至高无上	(200)
百字小说十题	(203)
老伴儿	(207)
人生最痛苦的事情	(210)
听见你的心声	(214)
未来的儿媳上门来	(217)
精 彩	(220)
摆 阔	(223)
垮 塌	(226)
新书包旧书包	(229)

收 麦

老疙瘩掐下两个麦穗，放在掌心儿搓了搓，然后张开长满厚茧的手，“嘆——”吹去麦壳儿，饱盈盈的麦粒子便美美地聚在手掌心儿里。一仰脖，麦粒子就进到老疙瘩嘴里，他眯着眼，嚼出满嘴的白浆，“咕噜”，咽进肚里。

咋样？六嫂子一直盯着老疙瘩一鼓一鼓的腮帮子，见他咽下了，便问。

中！成着呢。老疙瘩喜滋滋地吧嗒着嘴巴。

六嫂子长长地吁了口气，抬眼望着一涌一涌的麦浪，伸手将散乱的短发撩到耳后，笑着说，他叔，多亏了你帮俺……歇歇再干吧。

俺不累，趁天黑前得收完呢，要是下雨就糟了。老疙瘩话音刚落，镰刀过处，已经倒下小半垄麦了。六嫂子也忙挥了镰，割起麦来。

远处，老疙瘩媳妇背着英子，吃力地爬上麦车，屁股坐到松软的麦秸上，心却悬了起来。她手搭凉棚向这边张望，还没等她看清老疙瘩和六嫂子在哪，四轮车就载着一车金黄，突突地向屯子里开去。

老疙瘩回来时，英子已经睡下了。

吃什么“金镶玉”吃到这光景？老疙瘩媳妇盘腿坐在炕上，摆弄着英子的褂子，头也不抬，硬邦邦地问。

喝酒了呢，六嫂子叫你过去一块儿吃，咋不去？老疙瘩坐在炕沿儿上，抬脸瞅着媳妇。媳妇穿件皱巴巴的背心，前胸那儿破了个拳头样大的洞。

俺又没帮着收麦，咋好端人家的饭碗？
六嫂子煮了咸鸭蛋，拌了凉菜，还炸了花生豆子呢。
那俺也不能去，俺去了，英子谁管？
看着睡得正香的英子，两口子都缄了声。
半晌，老疙瘩媳妇又说，喝多少？一身酒气。
没多少。老疙瘩说着，伸过一只手。那只手刚从“破洞”进去，还没摸到媳妇的皮肉，媳妇便向后一仰身儿，一巴掌拨开老疙瘩的手说，在那边儿上足了弦是吧？回来找俺破劲儿来啦？
看你说的。老疙瘩缩回不安分的手，很无奈的样子。
夜，静得怕人。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一两声狗吠。
咋喝到这光景？
老疙瘩忙说，麦子上了场天就黑透了呢。
喝完酒没做点儿别的？老疙瘩媳妇盯着他的眼睛问。
看你说的，每回帮六嫂子干活儿你都这样……你就这点儿不好。
俺不好？俺哪点儿不好啦？老疙瘩媳妇委屈地说，俺的老爷儿们去给人家收麦，还陪人家吃喝到小半夜，哪个敢说俺不好？
好好好，好还不成？帮六嫂子干活儿，哪回不是你让俺去的？俺割了自家的麦又去割人家的麦，累了乏了俺都认了，可你不能不信俺呀！俺要是做了别的，能对得住六子吗？
一提六子，老疙瘩媳妇立马住了口——要不是因为下河救英子，六子怎么会被河水冲走呢？人家救了咱娃的命，咱要是知恩不报，那还叫人吗？
两口子有一句没一句地斗着嘴，外面忽然传来了雷声。
要下雨了！
老疙瘩媳妇跳下炕，摸黑儿跑到仓房翻出两块苦布，一块递给老疙瘩，一块抓在自己手里，大声说：快！去苦麦垛！咱家的不用你操心，你去苦六嫂子家的……
两口子一前一后，奔向麦场。
一道闪电划破夜幕，将两个黑影定格在幽幽的村路上。

午夜电话

爸爸，我是玲子。
我的孩子，你在哪儿？
别问了爸爸，原谅我吧！
玲子，回家吧，好吗？
不！爸爸，我已经决定了。
玲子，听爸爸一句话——回来吧！
不，爸爸，原谅女儿……
别哭别哭……说话呀——玲子你在听吗？
嗯。
你在哪儿？我怎么听见大海的声音？
爸爸，我早就想好了，只有大海能接纳我。
玲子，爸爸一直在等你呀！
爸爸，我什么都没有了。
有的呀孩子，你还年轻啊！
别说了爸爸，我真没用，考三年都没考上。
不考了不考了咱不考了，爸爸再也不让你重读了行吗？
晚了一切都晚了。
孩子，不上大学你还可以做别的事呀，你聪明——
我什么都做不了。
你行的，爸爸相信你。

爸爸，你不让我处男朋友，可是我没听你的话。

爸爸知道，爸爸支持你。

不是的爸爸，他，他不要我啦！

那有什么呀？你才22岁，会有男孩子喜欢你的。

可是，我和他，他和我，我已经……

傻孩子，路走错了可以回来的。

回不来了啊爸爸，我把一切都给了他，可是他……他考得好，他瞧不起我，他说和我分手啦！

孩子，爸爸当初不让你处男朋友就是怕你走到这一步——既然走错了，就再回来；你知道错了，说明你成熟了呀。

爸爸，你咋又咳嗽啦？

没事儿，你离开家这些天，我就白天黑夜地等你电话——你让爸爸上哪找你去呀？

别找了爸爸，我已经决定了。

决定是可以改变的呀孩子。

不，我已经想好啦——别再找我了，我不留遗书，临走前，我把日记都烧了。你就当没养我这个女儿吧！

傻孩子，爸爸就你这么一个孩子呀！现在快一点半了吧？再过一会儿天就亮了。天亮了一切就都过去了，爸爸相信我的女儿是个坚强的孩子！

爸爸不要劝我，没用的啊。

那你得告诉爸爸，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也好让我给你妈妈上坟时告诉她一声啊！爸爸得知道我的玲子是什么时候去的啊！

爸爸，原谅我……

孩子，你听着——你妈临死时说过：让我一定要把你拉扯大，要让你有出息，所以爸爸一直没……爸爸怕你受委屈呀！

嗯，我知道。

爸爸逼你考大学，还不是想让你将来好吗？你这一走，你让爸爸……

爸爸，别再抽烟啦！看你咳嗽的，按时吃药啊，爸爸！

玲子……

爸爸，都是女儿不好——让你伤心了；你要保重啊爸爸！

我会的——告诉爸爸你在哪好吗？爸爸去看你！

来不及了爸爸，我马上就走了。

孩子，你在电视上见过海难时死的人吗？

电视？我三年多没看过电视了呀！

那爸爸告诉你吧，掉进大海后，衣服都被冲没有了，全身泡得像河马似的，眼睛全被鱼吃了……

别说了爸爸，我不怕。

孩子，你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呀？听爸爸一句话：回来，好吗？

爸爸别劝我，只要你能保重，我就没有牵挂了！

放心吧孩子，我要是像你现在这样，早就死上一百回了，还能有你？你妈死后，我既当爹，又当妈，把你一点点儿拉扯大，多少难关我都闯过来了——因为我知道：生命能给你想要的一切，只要你拥有生命！

爸爸……

孩子，你一定听说过“榜上无名脚下有路”这句话吧？你有健康的身体，还有聪明的头脑，做什么不行啊？那些下岗的女工，有的没有文化，年龄又大，但是，人家不都活得好好的吗？生命只有一次呀孩子，人死了就不能复生了呀！

爸爸……

你妈病重时，咬牙挺着。她对我说，我不能死啊，我死了咱们的玲子咋办呀？谁来管她呀？每次见我把你抱到病床前，她的脸上就有了笑容。她嘱咐我说：只要你能把玲子养大成人……

爸爸……

孩子，有些话爸爸不说你也懂，你在作文中不是写过吗？有了挫折和创伤生命才更有意义呀！

爸爸！我的手机没电了——你等着，我再找个电话，等着我……

父与子

老汉坐到汽车上，长长地吁了口气。儿子大伟站在车下，眼睛红红的，半晌没说出一句话，儿媳妇小梅也紧抿着嘴。汽车启动了。“爸！保重身体呀……”儿子的喊声淹没在车尾卷起的黄尘里。

从打老伴儿过世，大伟年年张罗让老爸进城享福。不是老汉不愿意享福，也不是担心儿子和儿媳妇不孝顺，他是怕过不惯城里的日子。

进城小半年儿，福没享着，罪倒没少遭。

送走老爸，大伟心里空落落的。小梅搀着他的胳膊，两个人默默地往回走。虽然没能把老爸留下来长住，但毕竟让老爸享了半年福。话虽这么说，可大伟还是有些恋恋不舍。有什么办法呢？老爸嫌城里吵得慌，非要回乡下去住。

其实，老汉是心疼儿子呀！大伟和小梅脚打后脑勺地忙，一天到晚抓不着个影儿。老汉到儿子家的第一顿饭是在饭店吃的，一顿饭花了一百多块，吃去小半亩包米。老汉以为自己刚来，儿子、儿媳妇是孝敬他，下馆子就下吧，他也没推辞。哪知道，小两口儿很少做饭，吃什么买什么，钱花得像流水似的。这还了得！

走进办公室，大伟呆呆地坐在沙发椅上。他想不出什么地方惹老人家生气了。老爸来那天，他特地找了家不错的饭店，要了四个好菜，小梅也爸长爸短地叫着，可大伟看得出，老爸一点儿也不开心。老爸这是怎么

啦？上大学后，大伟发现他和老爸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刚进城那会儿，老汉想帮着干些家务活儿，收拾收拾屋子啦，洗个衣服啦，可是儿子说了，什么也不用干，就是让你来享福的。好家伙，三天两头儿请一回钟点工。那个丫头倒是麻利，风风火火，里里外外收拾个遍，连厕所都擦得像镜子似的。敢情！五十块钱进了人家腰包了。

老汉看不惯，这哪是自己的儿子，这不是败家子儿吗？

大伟在办公室里踱着步，什么也干不下去。老爸刚来时闲不住，总想着要找活儿干，家里没什么活儿不说，就是有，怎么能让老人干呢？保洁员、钟点工，一个电话就来了，多方便。老爸辛苦大半辈子了，能不让他好好享享福吗？虽说他和小梅的收入不高，但为了老爸，值！

老汉最讨厌的是晚上也不消停。哪像在屯子时，除了傍黑天儿有几声狗叫，天亮前有三遍鸡叫，再就清静了。这倒好，整个晚上汽车不拉溜儿，大喇叭扯开嗓门儿“嘎嘎”地嚎。楼上楼下左左右右，连喊带叫，没清静的时候；走廊里更邪乎，上楼的，下楼的，就像跟楼梯有深仇大恨似的，狠命地跺楼梯，把整个楼都震得直摇晃。熬到小半夜儿，总算睡着了，没准儿啥时候就热醒了。暖气把人烤得干巴巴的，鼻子眼儿里像着了火。老汉想不明白，大冬天的，把屋子整得比夏天还热，还要花2000多块钱的取暖费，这是何苦呢！

白天就更别提了。楼上有个孩子学钢琴，没准儿什么时候就凿巴一阵子，弹得手忙脚乱，叫你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外面的小喇叭一阵儿紧似一阵儿地喊，收破烂儿的，卖大米的，擦玻璃的，说来也怪，小喇叭往车子上一挂，人不用张嘴，就一声迭一声地喊，喊得你心慌意乱，没着没落儿的。

外面热闹得要死，屋里却冷清得要命。别看一家一家像鸽子笼似的挤在一起，却找不到一个能说话的人儿，邻里住着，出来进去防盗门“哐啷”一关，谁也不认识谁。

那天，老汉看见楼下有个老太太牵着一个小孩儿溜达，就想，要是有个小孙子哄着多好。他悄悄问儿子，结婚四五年了，咋没小孩儿？大伟说

忙，等过几年再说。

老汉不明白，他不明白现在的年轻人脑袋里想的是什么。

大伟看看表，老爸快到家了，也不知道老爸晕车了没有？他惦念老爸呀！一个人在屯子里住，吃没好吃喝没好喝住没好住，万一有个病灾儿的，上医院都是个问题。在城里住多好，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大伟怎么也想不明白：老爸待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回乡下呢？

汽车到站了，老汉眼望窗外，山已经泛绿了。开春儿这么久了，在城里还像过冬一样，一点儿也没觉出节气的变化来。老汉下了车，看着路边毛茸茸的绿草，望着家家户户烟囱上一扭一扭升起的炊烟，他想：这回好了，再也不用遭那份儿洋罪喽！

卖楼老人

早就受够没有阳光的气了，我和老婆商量，再买一套住宅楼。

我在文化馆从事文艺创作辅导工作，经常有作者来家里请教写作方面的问题。三年前，文化馆又成立个文学社，我带了几个学生，家里经常走马灯似的。怕影响邻居休息，买楼房时，明知二楼采光不好，但我还是买了二楼。

入住后发现，到了11月份，室内就见不到阳光了。没有阳光，屋子就更显得冷了。我和老婆商定：在附近买一套面积小一点儿、楼层高一点儿的楼房，专门做住宅用，这套干脆就当教室和会客厅。

那天，老婆看到对面楼的七楼有一家窗户上贴着“卖楼”两个大字，让我打电话问问多少钱，面积多大。可是，窗户上没留电话号码。

那天晚饭后，我和老婆去了卖楼那家。

开门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汉，斯斯文文的样子。老人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屋。我说明来意后，老人忙说：“不急不急，请坐请坐！”老人忙前忙后地给我俩倒茶，拿水果。我看见老人的腿脚不好，就有些过意不去，便想长话短说，问起房子的事儿。老人不好意思地说：“其实，我这房子是不打算卖的。”我说：“那您窗户上怎么贴着‘卖楼’呀？”

老人叹了口气说，自从老伴儿去世后，儿女们就给他买了这套楼房，因为腿脚不好，所以他很少出屋。当初买七楼，一是价钱便宜，二是阳光

充足。这样，他不用下楼，站在阳台上就能享受阳光浴，可时间长了，老人就觉得寂寞，儿女们又都忙，只是隔三差五地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一天从早到晚，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实在没办法，他就想出了“卖楼”这一招儿。老人笑着说：“昨天那个买楼的，和我聊了一个多小时呢。这不，从打我贴了卖楼的‘告示’，天天有人来……”老人低声说，“今天，耽误你们的宝贵时间了，真不好意思。”

那天，我和老婆陪老人聊了两个多小时。老人给我们讲了他过去的生活经历，还如数家珍地介绍了他的几个儿女。看得出，老人很开心。当我们要离开时，老人一再向我们表示感谢，非让我们带些水果，说是拿回去给孩子吃。

回家后，我发现老婆有些不开心，就说：“急啥？有合适的楼房咱再联系呗。”老婆却问我：“咱们多长时间没回家去看妈了？”我想了想，说有半个多月了。老婆说：“明天你去买些好吃的，明晚儿咱们回家看看！”